

世說新語補卷第二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德行下

王令明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令明意甚不
同嘗謂鑒曰尊何用田為鑒曰無田何由得食
令明曰亦復何須得食南史曰王惠字令明瑯琊人祖劭車騎將軍父

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妄交游未嘗有雜事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

王僕射宋書曰王敬弘瑯琊臨沂人本名裕避高宗諱故稱字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

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子恢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歷官至僕射子恢之南史曰恢之敬弘長子被召為秘書郎僕射

為求奉朝請語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

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

許之宋書曰太祖文帝諱義隆高祖第三子

孔中丞在都弟道存為江夏內史時東土旱儉

都下米貴道存慮中丞貧乏遣吏載五百米餉

之中丞呼吏語曰我在彼三載去之曰不辦有

路糧郎至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載還吏白自

古無有載米上水者中丞不聽竟載還江夏宋書

曰孔顛字思遠會稽山陰人祖琳之贈太常父邈揚州治中顛骨瘦有風力以是非為已任口吃好讀書舉秀才補主簿官至御史中丞道存官至南海太守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思遠以卧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泣。南史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藥採若。為業。以藥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白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錢而去。頗言玄理。為詩有高勝之言。與同縣孔顛友善。俱嗜酒。輒酣對盡歡。

劉凝之隱居荊州。適歲儉。衡陽王

宋書曰。衡陽王義季。幼而

特為太祖所愛。 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

市門。見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盡。

水經注

曰。劉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巖子。陵之為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南史曰。凝之。字隱安。

齊高帝鎮東府。

齊書曰。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初仕宋。以功封齊公。竟代宋。在位

四年。時虞玩之為少府。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

訛黑斜銳。莫斷。以芒接之。因問卿此屐已幾載。

玩之曰。初釋褐時買之。著已三十年。高帝咨嗟。

因為贈屐。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

俱重。但遺簪。敝履。復不可遺。帝稱善久之。南史曰。虞

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閑刀筆。沈涉書史。好臧否人物。元徽中為尚書右丞。

謝玄暉好獎人才。蕭子顯齊書曰。謝眺。字玄暉。陳郡人。少有美名。文章清麗。

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尚書吏部郎。江會稽

孔闇。麓有文筆。未為時人所知。孔稚圭德璋別見嘗

令草讓表。以示玄暉。玄暉嗟歎良久。自折簡寫

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

牙餘論。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南史曰。晉熙王鈺。僚佐

太祖第十八子。

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

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未

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卿。而賤

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南齊書曰。陸慧曉。字

叔明。吳郡吳人。高祖玩。晉太尉。祖萬載。侍中。父子貞。元嘉中海陵太守。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

游。同郡張暢。見其童幼。便嘉異之。張思曼亦曰。此江東裴樂也。

阮長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隣省。誤着屐出閣。

長之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狀。

長之固遣送。曰。長之一生不侮闇室。南史曰。阮長之。字景

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祖裕。晉光祿大夫。父普。驃騎將軍。長之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先是郡中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時論多之。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南史曰齊武帝諱願。字宣遠。高帝長

子。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

人中誰比。南齊書曰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

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永明中使虜。世祖曰。卿

有將命之才。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內史。

昭明太子姚思廉梁書曰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孝謹天至。精於義學。

年三十。與諸賢沉舟玄圃池。有盛稱此中宜奏

一薨。

女樂。太子初無言。但詠左太冲招隱詩曰。何必

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左思別見

張思光給假東出。蕭子顯齊書曰張融字思光

弱冠。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

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

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南史曰張

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

數。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考武用為尚書

倉部郎。都令史。明山賓初臨青州。所部平陸縣歲儉。啓倉出米

以贍貧民。後刺史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籍

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梁書曰：明山賓

字孝若，平原鬲人。父僧紹，隱居不仕。山賓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服闋，州辟從事史。起家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劉璠、梁典

曰：梁昭明太子聞山賓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出撫大藩，擁旄推轂，拜金拖紫，而

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

庾子輿，南史曰：子輿，字孝卿，南陽新野人。父城

鶴來下。子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

不多。父卒，官巴西。南史曰：庾城為巴西梓潼

守，糧盡，將士斲草供奉喪歸。至巴東，滎預石，瞿食，無有離心。卒於官。

大灘，秋水猶壯。水經注云：白帝山城水門之

水東逕廣谿峽，乃三峽首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夏水回復，沿泝所忌。子輿撫心

長叫，其夜水忽減退，安流而下。既渡，水壯如舊。

時人為之語曰：滎預如襍，本不通。瞿塘水退為

度公。古樂府：滎預歌曰：滎預大如襍，瞿塘不可觸。

傅茂遠泊然靜處，不妄交遊。南史曰：傅昭，字茂

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蒞官常以清靜居。袁司徒

朝廷無所請謁。普通五年，為散騎常侍。袁司徒

也。父澤早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愨。孫好學，有才。清整持風操，著妙德。先生傳以自况。嘗慕荀奉倩，改名為粲。字景倩。齊王功德既重，天命

世說補

有歸。粲以身受顧託。不每經其戶。輒歎曰。經其

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

顧常侍清介持操。南史曰。顧協。字正禮。吳郡吳

操。內弟張率薦於武帝。帝問協年。率言三十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便衰。

如協便為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於是。以協為太常博士。終散騎常侍舍

人。為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宋書曰。蔡廓。字

子度。濟陽考城人。曾祖謨。晉司徒。祖系。撫軍長史。父繼。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

家著作佐郎。以方鯁閑素。為高祖所知。歷官參軍。太尉從事中郎。謂人曰。我欲

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

之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

輿反葬。博陵豪族崔謚者。休假還鄉。將赴弔德

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

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隋書曰。李德林。字

父敬族。太學博士。德林幼聰敏。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日便度。十五誦五經。古今文。日數千言。

該博墳典。陰陽綿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數而理暢。隋文帝時。為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

李沂。公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

且死。出白金語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

我餘則君自取之。公許之。託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共啓墓。出金付之。劉昫唐書曰。李元懿曾孫。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清峻。德宗朝。以司徒平章事。一日。上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朕所以為不知邪。對曰。天下皆知其姦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為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為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屬詩。在相位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無私積。其在天官。禮賢下士。以李巡張參為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酌。辭色悽惻。論者美之。

李師古跋扈。唐書曰。師古。淄青節度使李納之子。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羶車子一

乘。使者未敢遽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出。從婢二人。青衣縵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拆其謀。終身不敢改節。劉昫唐書曰。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登宏辭科。杜鴻漸深器重之。為郭子儀朔方從事。貞元二年。為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封邠國公。

陽城歲饑。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饑。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杯。乃受。宋初卓行傳曰。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

山與第堦域常易衣出後為諫議大夫以沮裴延齡相出為道州刺史

楊憑得罪唐書曰楊憑字虛受弘農人官湖南

弟凝凌相友愛皆有時名重交游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廓王仲舒為友稱楊穆許李之友

性簡傲不能接下人多怨之及歷二鎮姻友無尤事奢侈為李夷簡所劾責授臨賀尉

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唐書曰徐晦進士擢

薦及憑得罪交親無敢祖送獨晦送至藍田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察晦白夷簡曰

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而見獎授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權

載之謂徐君誠厚楊臨賀無乃為累乎徐曰晦

自布衣時楊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

不如公為姦佞譖斥敢自同路人乎載之歎其

長厚唐書曰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畧陽人父臯

異志詐死逃逸由是名聞天下德輿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後以禮部尚書平章事

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蘊籍風流為時稱嚮於述

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記請者什入

九時為宗匠焉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刈其園蔬者適遇見却

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携壺就

之曰與子同里閭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

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人由是相識無犯墨
揮犀曰羅可沙陽之碩儒也嘗應鄉薦見黜於禮部遂不復進取以跡放自適

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入居偶
夜行聞老婦人哭極哀公問嫗何為哀傷如是

嫗言舊居相傳百年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問其
居所在正五百緡買者即取屋券焚之不索其

值遂還毘陵不復買地東都事畧曰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生十歲

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授以書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中進士乙科英宗朝直史館熙寧中謫黃州團練哲宗召為翰林學士紹聖初御史論軾譏斥先朝落職惠州安置

言語上

漢哀帝問鄭尚書崇卿門何以如市對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班固漢書曰鄭崇字子游高密郡文學史大司徒傅喜薦擢尚書僕射數見諫諍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邊文禮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雋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

見之讓占對閑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為掾共書刺從讓讓

平衡與交接後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見表奉高汝南先賢傳曰表宏字奉

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掾卒失次序奉高曰

如此不

劉云奉高見一士
乃以克聘許由自
比亦非

昔堯聘許由。面無忤色。

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

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

馬。由為其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饔不食。聞堯

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已。乃

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汚我水。由於是遁耕

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

死葬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

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先生。何為顛倒衣裳。

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何為顛倒衣裳。

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

衣裳耳。按袁閎卒於太尉掾。未嘗為汝南。斯說謬矣。

鄭康成。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

人。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遇黨

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

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

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

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

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三百餘。而

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

行至元。在袁冀州坐。袁山松後漢書曰。袁紹。字

城卒。庶子。出後伯父成。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時汝南應劭。亦歸於袁。東伍德瑜。為奔走之友。漢記曰。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父因起。自贊。奉司隸校尉。劭少便篤學。博覽多聞。因起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閎。應有慚色。

曹公魏志曰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少機警有

太祖武以楊太尉范曄後漢書曰揚彪字文先

乘太尉父賜司空彪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與袁

聞公車徵拜議郎中平中代黃琬為司空與袁

公路婚將誣以同逆英雄記曰袁術字公路汝

僭號于孔文舉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

壽春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家傳也高祖

曰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聞之不

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華

漢書曰東京楊氏表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

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

不及楊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誥

氏也曰父不慈子

不祗凡不友第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

不恭不相及也易坤卦之傳曰積曹云此國家

餘慶徒欺人耳善之家必有餘慶

之意文舉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

知耶

橋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袍為

漁陽摻槓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典畧

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

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

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

建安初北游融數與武帝賤稱其才帝傾心欲

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

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吏後至八月

劉云只如世說自
但覺度者在前極
是幸苦彼鼓吏易
衣豈必在前邪

劉云倉卒為搯掩
蓋固當有此

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
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幘鼓吏度者皆當
脫其故衣着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為漁陽摻
節踞地來前躡駢脚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
節殊妙坐客莫不愴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
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
前先脫幘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
次箸單絞後乃箸幘單復擊鼓摻搥而去顏色
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反辱孤孔
至今有漁陽摻搥自衡造也為黃祖所殺孔
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帝王世
紀曰武丁夢天賜已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
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傳說
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魏武慚而赦之
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魏武慚而赦之
穎川太守髡陳仲弓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
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

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為刑
戮所苦不為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
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辟殆不
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
客有問元方府君
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
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

之言其臭如蘭王應注繫辭曰金至堅矣同心
者物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

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
足下但因偃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故

孝子孝已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
已其母蚤死高宗感後妻之言放之

而死。天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操曰。尹吉甫。周下哀之。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邽。乃諧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閎相見。荀爽一名譚。漢南紀曰。譚文章典籍無不

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九十五日而至三公。諸兄閎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

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閎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

馬。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其子不為比。公曰。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

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

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

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

至夜。徽異之。曰。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

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

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

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

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

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

元為軍帥中郎將。從攻洛。為流矢所中。卒。時年

三十。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

入。性暗。必害善人。及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

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

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

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姪約遜遁如

此。嘗有妄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

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

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耶。徽曰。我

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傭將。軍諸郎欲

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耶。徽歸。刈

頭箸憤。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

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

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

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已以贍

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徽

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

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

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

其病。會死。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

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

莊子曰。堯治

天下。伯成子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于蓋行邪。毋落吾事。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

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而瓮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仁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詐父。許

巢父。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所以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

鄉人居。若在塗炭。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古史蓋聖人之清也。

考曰。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為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曹公既殺楊德祖。張騰。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操所忌。以罪見殺。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

班固前漢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

碑適見之惡其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為之
改容

許汜襄陽耆舊傳曰許汜是楊慮同里人少師慮為魏武從事中郎昔在劉表坐論陳元

龍者其與劉玄德續漢書曰劉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

後並在劉荆州坐英雄記曰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領荆州

與張儉等號為八顧與張儉等號為八顧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

淮海之士豪氣不除謝承後漢書曰陳登字元龍下邳淮浦人學通古今

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領廣陵太守玄德問許君言豪

寧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

之意不相與語自上下牀使客卧下牀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而無

救世之意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

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

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畧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

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

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

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

云狂宜有此曹
不得問磨石
甚奇匡坐似晚

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加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文帝問曰。卿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劉云失自責體以

教臣悖

王云註是

網目不踈。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劉云不足辱言語

之科

王云六朝貴族每

病輒云散動以為

佳。注注死而不悟

蓋金石之毒也平

對寔始作俑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魏畧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

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為侍中尚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為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寒食散

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

者相尋也。

何尚書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

管公明共論。公明為剖析玄旨。九事皆明。魏志

輅。字公明。平原人。容貌龐醜。無威儀。而嗜酒。輅

別傳曰。輅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

秀才。謂曰。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君當慎之。

不精也。何尚書神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

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

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果為何尚書問。九時。鄧玄

茂亦在坐。

魏畧曰。鄧颺。字玄茂。南陽人。鄧禹之

李勝等為浮華友。事發被斥。後遷侍中尚書。為

人好貨。許臧艾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京師為

易富鄧玄茂言君見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
義何也公明尋聲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
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孫討逆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既定豫章還饗將

士謂虞仲翔吳志曰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

有高志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

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

不存不亦宜乎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三

客得書奇之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三

决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族孫獻帝時及與中

太傅與蔡邕楊賜堂溪典同校定石經

州士大夫會言我東方人多才耳恨學問不博

語議有所不及孤意猶謂未爾卿博學洽聞故

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

卿不願行便使張子綱吳志曰張紘字子綱廣

地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與張昭並與參謀

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征討江表傳曰權於羣臣

多呼其字唯呼張昭曰張公也恐子綱不能結兒

輩舌也吳書曰紘見拊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

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

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

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今

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

神氣盡矣

李令伯常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
爲人第。令伯曰。願爲人兄。吳主問何願爲兄。令
伯答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稱善。華陽
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祖光。朱提太
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養於祖母。治春秋
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祖母以孝
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
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
應。州辟從事尚書郎。

王渾平吳之日。

晉書曰。王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父景。魏司徒。渾沉雅有器量。

以平吳功。封一子。登建業宮。醜酒既酣。謂吳人
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時周子隱答曰。漢

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

戚。豈唯一人。王大有慚色。

虞預晉書曰。周處。字

鯁。吳裨將軍。處入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
避疆禦。齊萬年反。以建威將軍西征。臨陣慷慨。
奮不顧命。遂死於戰。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

魏本傳曰。帝諱

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
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
弓泣曰。陛下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
曰。妖語動人心。遂定爲嗣。是爲明帝。魏書曰。文
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卽位。追
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子暘嗣。起大第。車
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

侍中繆襲曰。文章叙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陞

下聖思齊於括玉。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

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

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

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

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園

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

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

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世說新語補卷第二

王云倉平對乃妙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

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

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

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

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

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

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

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者楚狂接輿也

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

我峴山中嵇中散

嵇康集叙曰康字叔夜譙國鉅人王隱

譙國鉅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

虞預晉書曰鉅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文章

敘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上語趙景真

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

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

家也汝後能如此不吾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

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

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

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

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

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

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灸身體十

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

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

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

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

劉云為貪慕林夜至此情痛可憐嵇紹叙它感發來歷皆別此孺子忽過一生惜哉王云世人但知蔡中即石經不知有嵇中散此註具一大故事

士

八

本語量狹文
難可恨耳

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
獄。見稱清當。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
病。服未竟而亡。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將叙曰。秦
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
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魏池
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鏡。瞳子白黑分明。
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鏡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
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彊也。可與
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鷲而愛士。知難而
忍耻。與之野戰。則不如。持恨量小狹。趙云。尺表
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能審璣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十二萬五千里。日中
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
髀股也。晷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
勾尺七寸。周寸管能測往復之氣。呂氏春秋曰。
髀之書也。

曰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嶮谷生。其竅厚
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
二簫。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為律呂。
續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
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墾。必周密。布
緹幔。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莖灰抑其內。為
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

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

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

朝廷。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母

丘儉反。師自征之。薨。諡景王。

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
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
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

劉云語氣疎直

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為相國。辟喜。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王云此故自應至此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蒲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踈。奮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

劉云謂其作勞過
夕畏見月疑日若
九月而喘直常語

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荀顛所害。奮荅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

問濟曰。昨游有還樂令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

樂乎。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

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

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

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張茂

劉云玄著猶泥著
王云古本原作著
字殆不可曉後皆
做此

先論史漢靡靡可聽。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

倫所害。晉陽秋曰：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

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

玄箸。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爲時人物所宗。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中書郎。

孫子荆。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

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爲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爲鄉里品狀。濟曰：此人

非鄉評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羣。任至馬湖太守。各言其土地

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

云註是也吳蜀
此語是本邑按
同爲太原人
官土風之異如

廉且貞。孫云其山巖巍以嵯峨。其水泔渌而揚
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語林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

夷冲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

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爲尚書令。八王

故事曰：司馬穎字叔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

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又字士度。封長遂構兵

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
懷危懼。樂令旣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

劉云一語坦然敬服

王云誤語乃得佳遂為口實此王子敬畫璣也

劉云最得占對之妙言外謂蓋鼓後尚未止此弟語溪約可以味得難

以俊賞耳王云千里湖名今悉猶可考

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入猶疑之遂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

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雲並有雋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雋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

至平原內史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

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萼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瘡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瘡俗傳行瘡鬼

所以為瘡耳人故光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瘡大將軍反病瘡耳答曰來病君子

郭洗馬入洛聽伎人歌言佳石季倫問其曲崇

別郭云不知季倫笑曰卿不識曲那得言佳郭答曰譬如見西施西子何必識姓名然後知美

世說新語卷之六

鄧粲晉紀曰。郭訥字敬言。官至太子洗馬。晉陽秋曰。初訥仕吳。為蒸陽令。入晉。久不進。亮陸機薦之曰。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不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恨恨。

蔡洪

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

松滋令。

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

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

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

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

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隋侯鄙

其夜也。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蓋

出於井里之中。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曰。舜生

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賢聖所出。何

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

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

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得無諸

不烈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邇教誨也。

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

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

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

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晉百官名曰崔

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

庾公造周伯仁。

虞預。晉書曰。周顛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

陽秋曰。顛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媿也。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嘆曰。汝

顛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往。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

書僕射。為王敦所害。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

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

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

丹陽

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

周侯也。顛中坐

劉云極師而隱

云俯仰情至

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

淚。唯王丞相

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

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

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春秋傳曰。楚

之。鄭執鄭公鍾儀獻晉。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

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苑文子曰。楚囚。君子也。

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芒

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似癡似癡似
少轉使素情
非丈夫語然
非我輩未易能言

王云至今讀之欲
絕况在當時德者
而吟者邪

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瓊
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
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娶樂廣女。
裴叔道曰。妻父有米。清之。妾。婿。有璧。潤之。望。所
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
夏。與兄別於梁里。潤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
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温太真問郭文舉。饑則思食。壯則思室。自然之
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舉答曰。思由憶生。不憶
故無情。抱朴子曰。郭文舉入陸渾山。學道。猶能無情。意不生也。

劉琨雖隔閔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
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父璠。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
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

殊勲。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謂温嶠曰。班彪識
為并州刺史。為段日磾所害。謂温嶠曰。班彪識

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叙傳曰。扶
彪。字叔皮。扶

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觚之志。彪作王
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從公孫述。隗囂
游。後見光武。曰。天下以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今見陛下。參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
真也。帝甚壯之。今晉乍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

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嶠雖不敏。
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

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真。大原祁人。少標俊
清徹。英穎顯名。為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

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抗慨
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

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郝太尉拜司空。郝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郝處後也。少

有體正。耽思經籍。以儒雅著。名。徵為領軍。遷司空太尉。語同坐曰。平生意

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

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臨拜

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

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

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

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

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

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

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

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上。止於大

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適邁。丞相王公。一見

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

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

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

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

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

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或問此意。簡文曰。以

簡應對之煩。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聞有智度。穆帝幼冲。以

王云隱字養解不
知註中添映二字

王云高坐寺名
今無改
劉云可以延收

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二年。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澁。人懷危懼。王每

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

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

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

汝南太守。承冲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元皇為鎮東

引為從事中郎。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

之圖繪者。為此象。曰。此予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孟萬年好飲。喜酣暢。孟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

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子孫家焉。嘉少

以清操知名。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

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

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

人。轉勸學從事。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

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

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嶠

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

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

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

內史。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

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

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

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吏。敦曰。何為不

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昔可用。賜貂蟬亦可。賜

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

視去西陽。如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

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

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敦謂瞻曰。卿年

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敦謂瞻曰。卿年

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

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摯氏世本曰。瞻高亮

有氣節。故以此答敦。

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琦據荊州。以

距敦。竟為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

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

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

封甘羅為上卿。賜以甘茂田宅。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陶氏叙

士行。其先翻陽人。後徙潯陽。侃少有遠槩。綱維

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

表辭甚佳文

志反復略盡

何求哉若以外

世說補

卷三

二

臣輒及君側有非
可必於身後流俗
近言非事實

圖云似厚似譏

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為
陛下非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
臨書振腕。涕泗橫流。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
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歿之日。猶生
之年。有表若仁祖聞之。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
此非無獻替。仁祖聞之。陳郡人。父鯤。尚齟齬喪
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唁之。尚號咷極哀。
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任
至鎮西將軍。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呂
豫州刺史。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呂
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
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
可用。後時賢以為德音。

釋道安俊辯有高才。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
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

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
石氏亂。於陞渾山脩學。為慕容俊所逼。乃住襄

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
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自北

來荊州。與習鑿齒相見。晉中興書曰。習鑿
齒。字彥威。襄陽人。道安

因自通曰。彌天釋道安。習答曰。四海習鑿齒。當

時以為名對。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

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法深不知其
俗姓。蓋衣冠

之胤也。道徽高。嶺。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
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網。外允

具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
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岫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

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
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高逸沙門傳曰。法

世說補

卷三

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戟。或云下令。別見。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弟乃甚癡。都欲嘲棄之。玄度為作賓主相對。劉真長笑曰。玄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兄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氏族所出。未詳。法暢著人物論。自叙其美云。暢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鄆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畧許之。兄太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以手扇上

武帝。武帝疑是故物。博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咸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按庾懌以白羽扇獻武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不問翼也。侍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叢亭人。祖訥。司隸校尉。父松。成臯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傅出東。劭謂京洛必危。乃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

管絃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夔。鍾期也。夔。夔。樂正。穉恭上扇

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按劉公幹。太子書云。夏屋。而大匠先立。嘉禾始熟。而先嘗其粒。劭。此。

世說新語 卷三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詩詢能清言于時

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何驃騎亡後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

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佐北軍中侯父訥

葉令濛神氣清詔年十餘歲放蕩不羣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

書郎以後父贈光祿大夫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

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

周公晉陽秋曰克之卒議者謂太后父哀宜乘朝政哀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哀

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蓋於是固辭歸京

劉云謂宜遜會稽王也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率所

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廼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

如何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

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

子王尊為忠臣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

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

流淚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

劉云寫得沈至正在後八字耳若止於桓大口語安得如此悽愴王云大都是王敦擊暈盡意

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爨為王前。

驅。衛詩也。爨長一丈二尺。無及。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

于邁。魯頌。泮水篇。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

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諷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

後至尚書左丞。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

秋而落。松栢之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

世。入見王。上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早白？君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臣蒲

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劉云清言徑造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

翫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

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儻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

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

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中筭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

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曰：覺鳥獸禽魚自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覺鳥獸禽魚自

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

輒作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

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劉云自家潦倒及兒輩真鍾情語也此以有翁者

劉云高視世外

之少朗拔。為叔父虞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

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道字道林。河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

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暘。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

家為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畧見

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

鷗鳥。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每斬將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

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

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

之語。漢書叙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

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劉云謂玩虎於掌中耳。王云今史虎是勒後子。

漢書叙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漢書叙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漢書叙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漢書叙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劉云以其名家意
想其佳耳
又云竟似不滿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

耳。荆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又平北將軍。父澄。荆州刺史。微歷尚

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

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

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二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帷新

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

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

劉云不謂真長玄
度有此詠談

曰。令巢許遇穆。孰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羊秉叙曰。秉字

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人父魏郡府君。即車騎

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紹胤而

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

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襲從父率禮相承。人

不問其親。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于

里之足。揮中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

昔罕虎成。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

世說新語

卷之

人

人

劉云真一語故悲

劉云右軍之言真當時之藥石謝傳外秦喻皆不類矣又云惟謝東山能為此言他人不近王云此在謝自為德音然王是救時急務

作羊秉叙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道輿徐州刺史悅之子權潛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

猶不廢王茂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

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

枯足不相通今文王盱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

遑暇食不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

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

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

公孫氏少好刑名學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

裁少以主壻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羨為援頗蒞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

刺史以蕃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登

北固望海云南徐州記曰城西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

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

謹甚

世說補

卷三

九

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灰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詐。公歎

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

空惜之子也。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

支道林以為一時之俊。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

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郟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

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

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

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

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

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答曰。

曲阿湖。大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

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謝曰。故當淵注。淳蓄

還為雲陽。今復名曲阿。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
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

幼度鎮西奕弟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予不過斤合當有旨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蚤知之文義豔

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語庾道季道季庾劭小字徐廣晉紀曰劭字道季太

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諸人莫當就

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

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承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

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充二州刺史康伯

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滅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郢人也祖康父矩皆有

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求剡縣遷大著作中書郎殷揚州殷浩別見知

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

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刺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

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

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

劉去黯然銷魂直
是性情語耳未
能言

將司州刺史。吳典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
渚。渚旁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
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
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
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袁彥伯爲謝安南謝奉別見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

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

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
令。煥。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

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
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之於治

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
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惠

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
直亮。故位不顯也。在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
書曰。

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
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叙曰。余少慕老莊之

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
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

與坐華幕。擊鍾鼓者。
同年而語其樂哉。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

治之。高世遠。孫統爲柔集叙曰。柔字世遠。樂安
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

母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
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

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
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克取爲冠軍參軍。僮儁

應命。春戀綢繆。不能相
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

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

雖合抱亦何所施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

劉云摘句者摘其疑以問

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下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

車武子

續晉陽秋曰車胤字

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勁淡恬敏率恒溫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胤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

則重勞二謝

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

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相西伯益州刺史

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

於惠風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耶然亦何

與人事

晉諸公贊曰羊祐字叔子太山平陽人

為兒時遊汶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

貴無相意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夏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

州人聞公喪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

劉云此戲言謂公清德自佳而不如銅雀妓可缺人耳目此正墮淚之不能織耳云羊公盛德此語殊傷子敬之厚

劉云如此四字極
和無謂亦有可思

王云便是虎頭畫
思

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
惟。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

因山得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曰。千巖競

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丘淵

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山

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

為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嶸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摧幹竦條。潭壑鏡

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荆州記曰。荆州

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

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

客在坐。日日遙望。層城升樓如霞。桓即賞以二

婢。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

使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治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為主簿。從討袁

真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丞相初營建康

劉云此四字不

劉云對易問雜他
人無此懷也

山云小兒學語體
俗未成利雖書袋
面目可惜

王書世乃有三字
字不可曉後過江
為人所誤減一字

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晉陽秋曰蘇
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温嶠議徙都豫章以即豐
全朝士三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王導獨謂
不宜遷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育帝王所治
之表又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
凋殘宜勞來旋定之道鎮靜奉情且百堵
皆作何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導之東也
東
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
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
可測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
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

欲使其生於階庭耶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叙曰

題目曰道壹文辭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
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
芬載敷條柯猶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

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
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
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苻堅所禽
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
天錫字公純據

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為涼州牧。苻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死。贈侍中。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其香。鴟鴞。革響。詩魯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淳。醪。養性。人無嫉心。洋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淳。醪。養性。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

蕭敷艾榮。

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王中郎令伏玄度。

伏。滔。別見。

習鑿齒論青楚人物。

滔集

載其論畧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歆。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微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吳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寶。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蓋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

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登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士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耶。泊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曰。惟義所在。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

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

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為桓玄所害。贈丞相。

于時天月明淨。都無

纖翳。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

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

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終驃騎長史。答曰。意謂乃不如微

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彊欲滓穢太清邪。

桓南郡問謝夫人。

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謝太傅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

凝之妻也。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太傅在東山二十餘年。遂

復不終。其理云何。夫人答曰。亡叔先正。以無用為心。隱顯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桓靈寶。

玄小名也。事別見。

征殷仲堪。道出廬山。

豫章舊志曰。廬

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漢百越君長。與吳共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鄢陽男。食邑茲部。印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

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觀神靈乃封俗
為大明公四時秩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
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
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
受道於仙人而其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巖成
館故時人謂為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
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
望香鑪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
鱗踊出野人不能叙直嘆其奇而已矣伏滔遊
廬山序曰廬山者江陽之名嶽蟠根所據亘數
百里重嶺傑嶂仰挿雲日俯瞰川湖之流焉
因詣遠公語次及征討
之意遠不答又問何以見願遠曰願檀越安穩
使彼亦復無他桓出山語左右曰實乃生所未
見

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為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

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
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
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鑿淹遠高悟冥贖安常
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
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七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
僧眾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
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慧皎高僧傳曰
慧遠至潯陽見廬山清靜始住龍泉精舍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
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

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叙曰余兼虎賁中郎將

寓直散騎之省岳別見其賦叙曰晉十有四年

景罕曜僕野人也狼厠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

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至。故以秋興命篇。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叙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懽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

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

父瑒。秘書郎。靈運襲封康樂公。歷秘書監。侍中。

臨川內史。以罪伏誅。沈約宋書曰。靈運少好學。

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孔隱士

孔淳之別見

謂曰。卿欲希心

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

未能忘懷。

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逾多。

劉云將不猶將無

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脩心守貞。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脩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世說新語補卷第三



